

公羊義疏

冊六

公羊義疏

卷一

公羊義疏二十四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二十五年
盡二十七年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注稱字者敬老也禮七十雖庶人

主孝而禮之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

臣是也疏且通義云禮幼名冠字五十故師說云仲女叔以氏配字不穀

梁則曰天子之命大夫也注以單伯例之近是按閩監毛本同誤也

宋則女其氏或采也注與漢禮記王制云凡三縣道皆案戶比年引

戶校本鄂本行復除也注據正禮儀志仲秋之月三縣道皆案戶比年引

始之月授養老以玉杖鋪行之注漢禮記王制云凡三縣道皆案戶比年引

鳩杖人至七十是也注杖鋪行之漢禮記王制云凡三縣道皆案戶比年引

國之臣至卑者耳注王尚接之禮況於五等諸侯是廣敬也禮疏以

爲王肅義阮氏福孝王尚接之禮況於五等諸侯是廣敬也禮疏以

公羊義疏二十四
按陳爲明王爵注女叔爲小國之臣耳
率而享祀於太廟所於教郊也舊疏云祖所以教者欲道德春秋假魯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注

春秋篡明者當書葬朔不書葬嫌與篡同

例身絕國不絕故去葬明犯天子命重不得書葬與盜國同

疏

氏包

慎言云經夏五月有癸丑閏月之十三日也○注春秋至國同○僖二按是年當閏六月癸

丑注前出奔當絕還入為盜國當誅楚盜國與之同罪也襄二十

六年注衛侯復歸伐于衛注盜國者起盜國納之與明則復歸為惡二十

出見矣白虎通誅伐云或盜天子辭按土地自為諸侯絕之而巳通

義云不葬者本當絕故奪臣子辭按春秋自為諸侯絕之而巳通

衛人立晉書立已見其篡桓十七年書葬齊桓公之上九年齊小

白入于齊書入亦見其篡桓十七年書葬齊桓公之上九年齊小

以上六年書衛侯朔入于齊書入亦見其篡桓十七年書葬齊桓公之上九年齊小

以若書葬嫌與盜國同不身絕其衛朔已明天子合書葬而重於不篡故

又去其葬與盜國同不身絕其衛朔已明天子合書葬而重於不篡故

國合絕也犯天子命見上六年其衛朔已明天子合書葬而重於不篡故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二志大衍推五月六月辛未朔氣故退閏五月而六月辛未朔也元史

禮疏引朱絲膏育云何氏引之感精符曰立推度以正陽氏說非鼓用牲

於社朱絲膏育云何氏引之感精符曰立推度以正陽氏說非鼓用牲

秋於義為短鄭箴之曰義也識者不性宜於社者取之經死句耳劉說正陽

朱絲鳴鼓豈說用牲之義也識者不性宜於社者取之經死句耳劉說正陽

祿評云經不附會地于官牧用人牲凡鄭外祭通毀事用足龍以為公羊難謂也雜色

不純毀謂副辜候禳毀除殃咎之事
即此所用牲不用牲也沈氏欽韓說

日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

注

据日食在天
疏注据日食在天○舊

何由於地而

求乎陰之道也

注

求責求也

疏

注求責求也○論語

己集解求責也按禮記中庸所

求乎子所求乎臣皆謂責也
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閭

恐人犯之故營之

注

或曰者或人辭其義各異也或曰脅之與責

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

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為閭者社者

土地之主尊也為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

也記或傳者示不欲絕異說爾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者

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為順也不言鼓于社用牲者與禘

于太廟用致夫人同嫌起用牲為非禮書者善內感懼天災應變

得禮也是後夫人遂不制通於二叔殺二嗣子也

疏

釋文營社本

續漢禮儀志注引作繫禮記祭法注宗皆當為繫繫之言營也雪
繫亦謂水旱壇也雪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

乎霜風雨之引不此時傳文是乎榮有之義川故神爲則榮○旱注癘或疫之至不異時也於是
 孟又曰梁惠經傳釋詞詩小雅賓之謂初筵云各異立之或監晉語或史曰言猶
 言佐年左傳吳不檀如過父死大於少康或將豐志史記吳前世又
 又元將寬韓詩外傳又曰或古讀若域又視己事又曰聲相車家又
 哀後車戒○故注先著或曰義○此與責同○義本繫作爲下史引
 覆後義相○解故或曰同○注者至陰也○鄂本繫作爲下史引
 或曰爲異○故注先著或曰義○此與責同○義本繫作爲下史引
 記天官書注○解故或曰同○注者至陰也○鄂本繫作爲下史引
 爲土傷之者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食之亦精然也下爲犯陰上故
 以春秋之畏強也故變天而位正陰陽之序直其義道也而此
 亦忘其上義之畏強也故變天而位正陰陽之序直其義道也而此
 不尊辨物之命而劫夫何旱也俱曰陰陽之所長也故陽貴而陰賤請
 雨夫大說水則鳴鼓而劫夫何旱也俱曰陰陽之所長也故陽貴而陰賤請
 尊而陰卑填天厭之太甚使陰氣盛而亦滅之陽精以請陰已無陽固加陽
 其填也惟天厭之太甚使陰氣盛而亦滅之陽精以請陰已無陽固加陽
 也至大逆不義故鳴鼓而劫夫何旱也俱曰陰陽之所長也故陽貴而陰賤請
 正天之下位嚴社而之驚靈出天避其難爲尊春秋不闕畏
 強禦也故劫嚴社而之驚靈出天避其難爲尊春秋不闕畏
 之命不聽義云其社有絕田主各以屬其土爲之所愛宜其木營者繁其樹也
 義之盡耶通義云其社有絕田主各以屬其土爲之所愛宜其木營者繁其樹也

周禮六祈一曰類朱二曰縈造三曰禴四曰縈五曰董仲舒救日說後鄭司
農曰禮六祈一曰食以類朱二曰縈造三曰禴四曰縈五曰董仲舒救日說後鄭司
縈皆大明藏滅無光幣而何以卑虎通災以異陰云侵陽是必之說何陰陽
也鼓春牲于社日社有衆陰鼓之主牲于社絲縈漢志鼓引攻之寶周禮注陰
也故太陰朱伐鼓于絲朝退自天攻也此聖人社厭羣陰之法也諸侯用幣社
社上公陰朱伐鼓于絲朝退自天攻也此聖人社厭羣陰之法也諸侯用幣社
設綿蕤災營生以蓋風雨自天攻也此聖人社厭羣陰之法也諸侯用幣社
縈衛使災營生以蓋風雨自天攻也此聖人社厭羣陰之法也諸侯用幣社
絲營社釋陽榮焉○蓋風雨自天攻也此聖人社厭羣陰之法也諸侯用幣社
者陰氣侵陽榮焉○蓋風雨自天攻也此聖人社厭羣陰之法也諸侯用幣社
其作實雖日食亦未之至各閭本冥犯社字也○抑○舊疏云營其失非者
引昭注凡祭此無以下皆牛祭此用少牢疏云○抑○舊疏云營其失非者
泰王昭注凡祭此無以下皆牛祭此用少牢疏云○抑○舊疏云營其失非者
則以有寒暑水旱傳云非歲時常祀是祈禱此所禱之凡祭也○抑○舊疏云營其失非者
宗者以有寒暑水旱傳云非歲時常祀是祈禱此所禱之凡祭也○抑○舊疏云營其失非者
災者謂日月旱食之示禱以戒懼止人君先須修德禱之凡祭也○抑○舊疏云營其失非者
幣無牲若水旱食之示禱以戒懼止人君先須修德禱之凡祭也○抑○舊疏云營其失非者
鄭注太假祝云牲類故造也○抑○舊疏云營其失非者
災且注太假祝云牲類故造也○抑○舊疏云營其失非者
鼓蓋周禮之說也○抑○舊疏云營其失非者
之也白虎通之說也○抑○舊疏云營其失非者
責也是以禮公爲得禮不取用穀今梁又家說天穀子梁救日置五麾亦陳五鼓禮
也

五鼓諸侯置三麾置三鼓三兵大夫擊門方士擊柝言充其陽也疏
 引麋信徐邈並云職言至雷鼓神祀又云靈鼓大廟社祭則當人注
 黃鼓或靈鼓周禮○鼓注不職言至雷鼓神祀又云靈鼓大廟社祭則當人注
 鼓以致文在廟下知非禮也然則此幣之言書于為社用其牲嫌與彼文同
 以致文在廟下知非禮也然則此幣之言書于為社用其牲嫌與彼文同
 識其致文在廟下知非禮也然則此幣之言書于為社用其牲嫌與彼文同
 進用牲于社上明與鼓皆得之禮若無用字則異鼓也○不辭故此用為
 時事與莊二社十四年與鼓八年得之禮若無用字則異鼓也○不辭故此用為
 也○白虎通災變德深云思慮也此有災變者何社所以為謹告人君覺悟其
 行欲令悔過修德思慮也此有災變者何社所以為謹告人君覺悟其
 變得禮而修德思慮也此有災變者何社所以為謹告人君覺悟其
 未能改過修德思慮也此有災變者何社所以為謹告人君覺悟其
 七年傳云公慶父行志嚴乎○注是以文或但○知即救下二虛十文
 子般閔公也漢書五公志嚴乎○注是以文或但○知即救下二虛十文
 董仲舒以為宿在日畢食示異自狄象也後狄以滅邢衛劉分邢衛皆五
 月二日魯趙分按日畢食示異自狄象也後狄以滅邢衛劉分邢衛皆五
 近趙也

伯姬歸于杞疏

服解詁箋云二十七年解詁云不卒公者一蓋齊不與卒據彼無

注則以其嫁大夫道微之爾穀梁傳曰其不言逆何也逆之微不足道焉爾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其言于社于門何注

疏言略不一至牲耳○如于社注

于門不同牲社門又非一處
經止一鼓用牲故据以爲難
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

故略不復舉鼓用牲不舉非禮爲重者如去于社嫌于門禮也大

水與日食同禮者水亦土地所爲雲實出于地而施於上乃雨歸

功於天猶臣歸美於君

疏

通義云時蓋以五祀秋祀門故因爲水

類故于門故嫌于門與○注不舉至禮也○若舉非禮爲重宜言鼓

起也或請焉祭而請雨何大鳴鼓而攻社陰大地之陽所爲陰陽之卑

也固其義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以賤也陽者尊厭卑

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以賤也陽者尊厭卑

皆陰物云太旱者陽氣太盛亦鳴鼓而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以賤也陽者尊厭卑

實至其立君○元命包云陽太盛亦鳴鼓而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以賤也陽者尊厭卑

節故其立君○元命包云陽太盛亦鳴鼓而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以賤也陽者尊厭卑

主不任號云地出雲起雨以從天勤勞而道在故太乙變化興化人

功必上之於天若從天氣者故曰天上風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

之言此者欲明鼓用牲于社

之由見于門無禮以言也

冬公子友如陳

注

如陳者聘也內朝聘言如者尊內也書者錄內所

交接也朝京師大國善有加錄文如楚有危文聘無月者比於朝

輕也疏杜云公於他臣其相殺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母弟至

見第篤睦非使例其所與年或稱弟一或稱害則公鄭伯仍舊史之文按春秋蓋示殷實一

親於齊侯義一聘文○一會盟陳可該於秋○隱十後此從注可知之內適外言不

必皆仍舊義史之朝聘○一會盟陳可該於秋○隱十後此從注可知之內適外言不

如彼外適內言其朝聘故所以稱別外尊內也杜云諸魯出朝聘皆書果如不成

禮乎真鄧書燕說也○注注朝書者至錄文也○成信十年注三書如錄京內

所與外交接也○注注朝書者至錄文也○成信十年注三書如錄京內

齊師立桓公善德衰見天子獨能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襄公二十一年本

春王正月公如齊襄公二十一年本

大國是朝聘例時爲注其朝者梁之盟善有加錄方乖離善也公獨能與

注亦云襄二如京師善則十月榮一之公齊善則如楚安之○注如楚者危公朝有

夷狄也○傷十年注亦云楚則月公危之悉書也○注楚聘通無至云輕內也○

聘夫如例時不別也舊疏引楚以遠頗來聘書月於君也無大賤
二十有六年公伐戎疏按唐石經諸本同戎之祖謙集解云公羊無春
字計之無春字按盧氏坦昭春秋疏標經文云云春爲公伐戎是疏本有春
字自石經始脫耳趙氏坦昭春秋疏標經文云云春爲公伐戎是疏本有春

年獨去春字唐公羊石經首數字泐以每行十字計之似亦無春
字陸淳春秋纂例亦云無春字然疏引經文作春公伐戎則此春
何氏於傳寫者脫去耳當以此左穀為正按左氏有春字也

夏公至自伐戎疏兵上六年傳云公獨出用

曹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注据莒小於曹殺公子意恢名疏昭十四年舊疏云見

莒小於曹者正以春秋上衆也曷為衆殺之注据殺三郤名疏据

殺三郤名○即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郤錡郤錡郤錡此以衆不名者小

國大夫本未得以名氏見今不死于曹君者也注曹諸大夫與君

皆敵戎戰曹伯為戎所殺諸大夫不伏節死義獨退求生後嗣子

立而誅之春秋以為得其罪故衆略之不名凡書君殺大夫大夫

有罪以專殺書他皆以罪舉疏注曹諸至不名○越絕書外傳枕

君戰死大夫不能死義誅之為當其罪故春秋善之也穀梁傳言

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為曹羈

公羊義疏二十四五中華書局聚

意稍別伯公羊又謂諸大夫不意君難誅之得其罪經為曹羈諱故

子賢曹羈故曹無命大相而大顯夫其謂大夫即羈也孟子曰晏

朝聘例有不書唯吳子使札來聘以賢季子故書曹小國於傳聞之

世不聘例有大夫因吳子之賢札來聘以賢季子故書曹小國於傳聞之

○范氏所言未得穀梁之旨按錢氏說深得經義○注凡書至殺責

君專殺大夫之始故疾錄之○按孟子告子下桓公葵丘之會四命曰無

殺大夫之春秋所本也○注孟子告子下桓公葵丘之會四命曰無

而書之者欲以罪諸卒之故而不書葬之其罪君者即去其君之葬是也

按僖九年晉侯以詭罪諸卒之故而不書葬之其罪君者即去其君之葬是也

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君死乎位曰滅曷為不言其滅注據胡子

同等是皆葬以罪舉者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為不言其滅注據胡子

髡滅疏傳注亦云胡子死於滅○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楹滅是也彼

而事小曹伯之是以書滅死於位諸侯莫助幽之會齊桓數會諸侯
曹小未嘗伯也所以書滅死於位諸侯莫助幽之會齊桓數會諸侯
盧本同从凡非文為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注如上語
元年髡字準此為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注如上語
知為戰疏注即上至為戰○舊疏云為曹羈諱也注諱者上出奔
嫌辟難欲起其賢又所諫者戰也故為去戰滅之文所以致其意

也曹無大夫書殺大夫者起當誅也疏注四年諱者至意也○上二

以辟衆難爲其嫌故請勿自難也所諫者戰則其賢則十四年傳云君以

爲得君臣之義者去義也劉氏逢祿張義詒箋云君辟內難而致不辟

外難有師命不可去義也唯恐其滅欲其不戰是故諱其戰之致不辟

意者舊疏云曹君之意然也通義滅戎殺曹君故諱其戰之致不辟

所以使舊疏云曹君之意然也通義滅戎殺曹君故諱其戰之致不辟

文之明是不與夷狄數滅中國而傳別言爲存中國桓公諱者春秋聖

者雖舉此一與夷狄數滅中國而傳別言爲存中國桓公諱者春秋聖

傳雖舉此一與夷狄數滅中國而傳別言爲存中國桓公諱者春秋聖

解故於此略所易曉申其不與夷狄數滅中國而傳別言爲存中國桓公諱者春秋聖

亦恥之羈所諱君子死亦諱之○注曹無至誅書殺○其大疏云欲大起其

義理合死於君今不死亦諱之○注曹無至誅書殺○其大疏云欲大起其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疏東萊集解引杜注有徐國在下邳鄆縣十七

里古徐子國差繆略云左氏無公字按今唐石經及二十有八年救

義云桓之會不致其伐猶致致伐鄭是也此經及二十有八年救

鄭大夫不致自從公會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注異與上日食略同疏包氏慎言云

癸亥朔日有食之曆爲十月之二日劉歆同○注異與至略同○

公羊義疏一二十四六中華書局聚

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心云嚴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董再劉向以為時戒劉歆以為十月二日楚鄭分子政將以弒君故比年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注書者惡公教內女以非禮也洮

內地凡公出在外致在內不致其與婦人會不別得意雖在外猶

不致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於無服女會來例皆時

疏注書者至禮也○禮

婦人無外事諸侯夫人非大故內女不得反父母終不得歸甯今莊公會杞伯姬於魯地故惡其教內女以非禮也通義云伯姬甯今莊公五年始嫁者言禮略不致詞蓋桓公內女莊公也洮公地杜云洮公地魯人有比例洮府失禮略不致詞蓋桓公內女莊公也洮公地杜云洮公地魯城在今曹州濮西紀要洮城在濮州西五里南五里公出姚

盟在外致○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晉侯及吳子黃池與公至會

疏云即隱五年公觀魚于棠盟不得意致會至者吳子黃池與公至會

外猶不致○舊疏云爾春秋無之○下注無伯姬會至服於外之屬是也○不致其與

女大夫嫁故云不與卒於無服以矣大功禮喪服大功尊同也君得服其親

服云諸侯絕馬注云姊妹諸侯室也無服姑姊嫁於國子者嫁於國己同故服也

周親不服然則諸侯於在室姑姊妹等女子本無服特以嫁於諸侯
謂周親有服者謂其本周親也以錄恩謂為之期也若嫁於大夫則無服
春秋於有服者舊疏謂諸侯之女嫁於諸侯為之期語未分曉則其降
夫之姑姊之舊疏謂嫁於大夫者亦服本服大功若嫁於士則降
小功矣○注女會至皆來時○會時此經
是也來時下冬杞伯姬來之屬是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者何陳大夫也

疏

通義云大夫沒稱字惠氏士奇春秋說大

夫不書葬此何以書

注

據益師等皆不書葬稱字者葬從主人也

疏

注據益至書葬○隱元年公子益師卒等皆不書葬也外大夫

明本諸侯也與此義別○注稱字至人也是○舊疏云若五等諸侯

通爵篇云臣葬生者之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上皆為公

隱十年傳云葬生者之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上皆為公

大夫而下宜稱字矣杜云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禮記玉藻云士
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穀梁桓二年傳字禮記玉藻云士
稱其字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是禮
臣卒不名明陳之君臣皆不名之禮
通乎季子之私行也

注

不以

公事行曰私行私行不言葬原仲于陳若告糴者告糴上有無麥

禾知以國事起此上下無起文而不言如陳嫌不辟國事實私行

也不嫌使乎大夫者有國文也

疏無校勘記云鄂本以下同唐石經

卿而成石經刪會其葬禮與非私禮也○惠氏士奇春秋何說云原仲陳世

士私行出疆之禮此公羊以爲私行也○原注記禮者皆孔子之臣有

本春秋而爲之說故公羊以爲私行也○原注記禮者皆孔子之臣有

託其妻至行於其友而之楚八年則無古有大夫孫辰告糴於齊傳何

注私行至行於其友而之楚八年則無古有大夫孫辰告糴於齊傳何

以不稱使有爲臧孫辰之私行是也○按此彼實實私國事爲辟國諱故作私

行文然使有爲臧孫辰之私行是也○按此彼實實私國事爲辟國諱故作私

直言葬原仲於陳則辟國事以通其故○曲禮曰陳大夫起私國事爲辟國諱故作私

必君不獻明使禮得私行是也○曲禮曰陳大夫起私國事爲辟國諱故作私

云故大夫也何乎大不稱我無君也○皆不使乎陳者文九年此注云大

夫繫國是也○穀梁傳不葬而曰葬原仲爲辭何通乎季子之私行注

据大夫私行不書辟內難也

注欲起其辟內難

疏惠氏士奇春秋

難而出如衛孫林父欲爲難蘧伯玉遂行從近關出懼難作故其

行速魯有慶父之難時始萌芽季友焉得先避之乎司馬遷謂季

友母陳女故如陳並存以待後之學者按此年去子般之弑僅五
六年萌芽自巳早見此時治之不可聽之不忍故有子如陳之舉太
史公謂伊母陳女亦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禮記曰門內之
因其可避而避之爾

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揜恩疏禮記雜記云內亂不與焉外患弗

友如陳不能討仲傳曰君子辟內難而寇則當死之也春秋鍾山札

記云亂不與亦正非易事孔子欲弑靈公仲由冉求謀不從弑父與君此正

是內亂不與之鄭子公弑靈公與冉求謀不從弑父與君此正

季孫友家始懼力而從之鄭子公弑靈公與冉求謀不從弑父與君此正

矣石碣亦力不能討迨韓厥可乘而遂圖之君而巳至若純臣晉欒

吳季札謂厲公召討士甸韓厥可乘而遂圖之君而巳至若純臣晉欒

殺故吾札謂厲公召討士甸韓厥可乘而遂圖之君而巳至若純臣晉欒

子臧季札謂厲公召討士甸韓厥可乘而遂圖之君而巳至若純臣晉欒

亂臣季札謂厲公召討士甸韓厥可乘而遂圖之君而巳至若純臣晉欒

禮淫虐當時有謀廢禮者溫熒之身曰皇恩后譖害其喪服四難不與
舊疏云彼直吏事反治之字同揜字同禮記至蓋不以所見異作義札
釋文云治彼直吏事反治之字同揜字同禮記至蓋不以所見異作義札
亦作揜禮疏正本義則云治之字同揜字同禮記至蓋不以所見異作義札
鄭本同禮疏正本義則云治之字同揜字同禮記至蓋不以所見異作義札
公義得行私恩若公羊朝傳云有三年之喪君當以呼公義斷絕私恩
之治義斷恩者門外謂朝廷之有三年之喪君當以呼公義斷絕私恩